

第四十九章 牛欄街少年殺人事件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轟的一聲巨響，也不知道是誰有如此神力，竟能將如此大的石礮子扔過高牆！車廂被巨石砸的粉碎，緊接著便是一陣箭雨襲來，狠狠地紮向馬車的範圍。如果不是範閑見機逃的快，就算他躲在車廂之中能夠憑小巧騰挪的功夫在石礮下揀條性命，隻怕也會被馬上射成了刺猬。

範家的這幾名護衛除了藤子京以外都是五品的高手，驟遇敵襲，卻是毫不慌亂，鏗鏘數響，拔出腰刀舞動，幾團銀光閃著，竟是將大部分的羽箭擋了出去，但是箭手雖然不多，卻隔得太近，來箭太快，護衛們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，幾聲悶哼之後，那三名護衛腿上都中了箭，踉蹌著跪倒在了地上。

一輪箭雨初歇，三名護衛咬著牙跳上了牆頭，橫刀而出，竟是將牆後那幾名箭手砍的東倒西歪，隻是這箭毒太過霸道，不一時三名護衛，便感覺渾身酸麻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肌體，半跪在了地上。

??便在此時，他們抬起頭來，看著一雙恐怖的巨掌拍上了自己的頭顱！

範閑躲在梧桐樹後，避開了起初的箭枝，卻沒有辦法馬上趕去支援自己的屬下，耳聽得高牆之後傳來三聲熟悉的慘呼，他心頭狂怒，哀痛之下，竟險些被身周那兩柄像毒蛇一樣的劍刺穿。

困住他的是兩個女子，穿著一襲黑衣，手中的劍上麵也漆著黑漆避免反光，很明顯是相當老道的刺客。範閑心裏清楚，對方既然不蒙著臉出來。那肯定是要自己這一行五人全部殺乾淨。

一轉身，腳尖在地上一擰，膝蓋微彎，讓左側的那柄劍擦著自己地左胸過去。緊接著又是險之又險地避右邊的那把劍！

範閑沒有學過武功招式，隻是接受過五竹長達十年的教育，所以眼下的閃躲，完全是下意識裏地舉動。好在這兩柄黑劍雖然靈動如蛇，鬼魅如煙，但畢竟無論是速度還是準確度上，比起五竹手中的木棍差的太遠，所以範閑才有可能在險之又險的局麵裏，一次一次躲過如附骨之蛆般的刺擊。

三人人沿著牆角愈戰愈遠，範閑終於從驚慌中醒了過來。此時雙眼再看這兩柄劍，似乎覺得劍尖都變得慢了許多。

而那兩名麵色慘白的女刺客，卻是發現對方看似狼狽。但自己手中的黑劍根本無法刺中他的身體！

又是轟的一聲，遠處巷角的牆倒了，一個像巨靈神般高大地漢子從斷壁裏走了出來，逕直走到左腿中箭倒在梧桐樹下的一名護衛身前。

今天跟隨範閑出門的四名護衛已經死了三個，這是最後一個。也已經渾身酸麻倒在樹下，剛才範閑去抓他時並沒有注意，這時候隔著劍光才發現。原來是藤子京。範閑心頭一緊，悶哼一聲，便想往那邊闖過去，隻是沒想到這兩個女子手中歹毒地劍芒竟是毫不放鬆，困在自己四周。

正在此時，本來看上去已經奄奄一息的藤子京忽然從地麵上一躍而起，一直藏在身後的腰刀，化成一道異芒，猛地斬向那名大漢的脖頸！

範閑心頭狂喜。緊接著又是無比震驚。

隻見那名大漢微微偏頭，舉起右手，就像捏住蒼蠅一樣，捏住了藤子京冒死砍出的一刀，一絲血從大漢地虎口上流了出來，但手掌卻沒有被這刀砍斷，真不知道他的身體是什麼做成的！

藤子京見勢不妙，悶哼一聲，腳尖在大漢地胸膛上一點，便準備借力躍過旁邊的牆去。範閑的幾個護衛之中，藤子京雖是領頭的，武道修為卻是最弱的一個，但他的頭腦卻是最清醒的一個人。

大漢咧嘴一笑，一拳打了過去。藤子京此時卻感覺體內箭毒發作，渾身一軟，沒有避開，隻聽得喀喇一聲，藤子京一聲慘嚎，整個左大腿被這一拳生生從中打斷，倒在地上，鮮血迅速滲出褲管！

當大漢捏住藤子京那刀的時候，範閑已經知道不妙，悶哼一聲，腳步硬生生一頓，險之又險地讓那兩柄黑劍擦著自己的胸腹交錯了過去，劍鋒刺穿了衣襟，也在他地身上劃出兩道交叉的血口。

而範閑終於借著這一剎那的空隙，雙手一捏，兩道粉紅色的輕煙閃過，直噴兩名女刺客的麵目。

女刺客反應神速，斂氣閉嘴，腳尖一點便準備遁開。範閑好不容易尋。到這麼個機會，哪裏肯放過，一聲大喝，體內霸道真氣疾出，雙臂一振，竟似條乎間手臂長了一截，手掌將將挨到了兩名女刺客的咽喉。

兩聲咯喇輕響，女刺客喉骨盡碎，嘴吐血沫，軟綿無力地倒在了地上。

而此時，那句大漢已經舉起了手，正準備往藤子京的頭上拍去。

範閑很冷靜，這種冷靜來自於兩世為人的經驗，更來自於費介與五竹的教誨，他此時根本來不及思考為什麼五竹叔沒有出手，但知道自己麵臨著來到京都後最危險的一次考驗，如果自己連這個考驗都無法度過，那隻能證明自己根本不應該來到這個世界上再活一回。

四丈的距離，他隻用了一眨眼的時間便奔了過去，左手一翻已經喂了一顆藥丸入嘴，右掌一舉，便攔在奄奄一息的藤子京之前，將那大漢的手掌擋在了半空之中！

一聲悶響在巷子裏爆起，震的旁邊的梧桐樹都開始顫抖，樹葉紛紛無力墜下。

範閑覺得右手那處痛入骨髓，一道從來沒有遇見過的強大力量，從那個大漢的手掌裏傳了過來，不過片刻功夫，便要支撐不住了。

他悶哼一聲，唇角滲出

出一絲血來，卻一點也不慌亂，左手已經摸到那個扳機，準備給對方致命的一擊。

但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

一道風從巷口來，輕柔無比地繞著範閑的身體打著轉，，似乎有一股奇怪的力量，以風為媒介，不停與他的身體較著勁，這股力量雖然不大，但十分討厭，有力地幹擾了範閑接下來的動作。

大漢咧著嘴笑嘻嘻著，看著範閑的目光，卻像極了一頭蠻力十足的野獸，雙眼之中也泛著恐怖的腥紅。

範閑眼光透過大漢寬闊的背影，看到了巷口一個有些模糊的人影，那人戴著竹鬥笠。

“讓我拍碎你的腦袋吧。”大漢似乎發現範閑沒有什麼辦法了，狂聲笑著，手掌上的力量又增加了幾分。

範閑冷哼一聲，知道自己麵臨著以來最大的困境，右手臂開始微微發抖，內心深處卻不停地狂喊著：“拍你媽的！”

在這生死時刻裏，一直周遊於他全身，似乎早已平靜如湖的真氣，就像是遇到了某種挑釁，再也無法安靜起來！一股宏大的真氣從他後腰雪山處噴薄而出，沿著他體內的小循環猛地灌注到他的右臂之中。

在那一瞬間，範閑有一種錯覺，自己的右臂是鐵鑄的。

強大的真氣對撞讓兩隻大小相差許多的手掌分開了一寸左右的距離，然後緊接著狠狠地再次撞上。

“轟”的一聲巨響，是無數道尖嘯，二人身周泛起無數道尖細的真氣碎流，將空中飄舞的梧桐樹葉撕的粉碎。

“死吧！”範閑狂吼一聲，以極恐怖的控製力收拳而回，又直線出拳，擊在大漢的胸腹上。大漢臉上浮現出一種很奇怪的神情，一張嘴，吐了範閑滿臉的鮮血，胸腹處明顯凹下去了一個大坑！

但誰也想不到這名大漢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頑強，受此重擊之後，竟還穩立不動，反而大手如蒲扇一般狠狠地扇在範閑的右肩上，範閑的右肩馬上變成了被黑瞎子抹過的豆腐一般，一片狼籍，鮮血橫流。

但範閑骨子裏的狠勁，今天終於爆發了，受此重創，竟隻是痛呼一聲，整個人借著力撲入了大漢的懷中，左手已經掏出那柄細長的匕首，狠狠地插入了大漢的咽喉。

然後他用力地往下一拉。

大漢的胸腹處先是被砸出一個大坑，緊接著又被開了膛，稀裏啦嘩的內臟爭先恐後地湧了出來，鮮血和腹液裹著

那些筋膜腸髒，流到了他的腳上。

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抬起頭來看了範閑一眼，然後往後一倒，像棵大樹般砸的地麵嗡嗡作響。

...

整個世界安靜了。

範閑喘著氣，很困難地保持著站立的姿式，看著巷口那個戴著竹鬥笠的模糊人影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